

漢

書

二
一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班固 漢書六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

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

自奉養生亡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師古曰

曰先令為遺令

曰吾欲言臘葬以反吾真

師古曰言臘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

也言臘音郎果反

必亡易吾意

師古曰易改也

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

從重廢父命

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

友人祁侯

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

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

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

願存精神

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今死

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

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

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

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喻禮而厚葬也吾是以贏葬將以

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

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日

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極也此具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

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

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

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

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

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字子稱

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

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

得變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

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

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葛田為絨服虔曰窆音款款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

小棺也。藹藹蔓也。一曰藹亦草名。藹之類也。絨束也。藹音力水反。絨音工咸反。

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殞

師古曰亂絕也

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

不

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

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

今費財厚

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

吾不為也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祁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

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師古曰南北軍各有

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

薦走卒甚得其心

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

時監軍御史為

姦奴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

師古曰坐賈賈為賈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

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

師古曰
約束也

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

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

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
校也室無四壁曰皇

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

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

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

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

垣以求賈利

師古曰公謂
顯然爲之

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

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

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
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

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

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

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

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

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

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端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

書之名也解在注文徧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

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

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

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北尹樊福使客射

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

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

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

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知

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為

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

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

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

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

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

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永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

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

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

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
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
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

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

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
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
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
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
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
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

茲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

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

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

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拄五鹿

君師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庚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

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

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

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

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立成

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

有夏有若號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官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

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

以雲治行丞相立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

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

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

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

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

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

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

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

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庭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

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

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

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

又音刪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

軒前欄也

雲呼曰

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

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

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

曰言殺直臣其聲惡

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師古曰著表也言此

名父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

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

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

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

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

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

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

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

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

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家曠裁容椁也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

外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

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

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

假輶傳

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輶音遙傳音張總反

詎行在所條對急政

師古曰條

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

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

所誅王氏浸盛

師古曰浸漸也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

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躬而為周陳洪範

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

師古曰遁逃也

夫叔孫先非不

忠也

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謂在秦時

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

師古

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疎家畔親也

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

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

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

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

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

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

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

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

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

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

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

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

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

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平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

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

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

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目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廼

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

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

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

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

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

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

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

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

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

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伯讀曰霸繇讀曰留今欲致天下之士

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問其所言言可

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

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懣音滿嘉謀日聞於上天下

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貌夫以四海之

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

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

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

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

之履反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又音祗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材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

也工以喻國政

前漢傳三十一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師古曰大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而

以把授與人也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

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

師古曰辟讀曰

闕

今不循伯者之道

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

迺欲以三代選舉

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

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

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

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

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

仲為相並解於上

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

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

治暴秦之緒

師古曰緒謂餘業也

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

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

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

退師古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

而死者眾師古曰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

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

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

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

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

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

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

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

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

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

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

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

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

稷二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

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

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

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

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圖黜其權也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

子之世以為躬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

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

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

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負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

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

才卧反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此遺留也此

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

師古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省察也

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

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也絕三

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

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

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

祝帝舜之後於陳并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

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

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焉。

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

姓以其在相位尊之也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相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

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此言孔子故殷後

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

諸侯奪宗聖庶奪適

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

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

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

天動威雷風著災

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

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

不敢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師古曰列為庶人也

以聖人而敵匹夫之

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

封其子孫

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

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

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

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

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

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

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

師古

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

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

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

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

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

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

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

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

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

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

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

家常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讀與

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

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華妻

子去之後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

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

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

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

宇非莽師古曰鬲讀與隔同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

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異以懼莽章

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

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

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

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

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音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

其志節比之纓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任以病

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

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
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瞿無識者也狷音工掾反

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

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之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

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

有典刑躬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

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躬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躬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

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

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

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

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敬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班固 漢書六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

陽人也師古曰中孺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

婦生光因絕不相聞父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

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

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

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

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

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

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

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

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

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官中小門謂

之闥之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其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

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

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健仔有男師古曰健仔居鈞弋宮故稱之上

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

屬社稷

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

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

不諱誰當嗣者

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

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

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

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

牀下

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

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

龔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

為逆師古曰莽音莫尸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

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

金日磾為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

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卿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

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

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

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君羣兒自相貴目光聞之切讓王

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

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纜同白哲蹠眉目美須顛師古曰哲潔白也顛頰毛也哲音先

歷反韻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

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文采殿

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

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

璽不可得也光甚詎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

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

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

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王內安女後宮為健

仔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

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

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

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

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夫以是怨光而桀

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

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

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

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

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

羽林道上稱趨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

之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

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揚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光專權自

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

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傳曰近目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厭畫之室也師古曰厭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

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

將軍冠師古曰今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

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

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

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

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音上不聽後桀

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

師古曰之往也廣明

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師古曰遂猶音上不聽後桀

以輔朕身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

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

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

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

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

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

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

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

擢郎為九

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

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

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字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

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師古曰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

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

師古曰凡言鄂者皆

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

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

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

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

也如今漢家絕祀

師古曰如若也

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

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師古曰宜速決

羣臣後應者

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

安光當受難

師古曰受其憂責也

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

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一聽之也

光即與羣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

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

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

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

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

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

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師古曰卒讀曰

粹物故死也
自裁自殺也
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

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師古曰頃之有太后詔安焉也

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

被珠襦
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
盛服坐武帳

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備陛下也
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

日楊敞也
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

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
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
後將軍

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
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
宜春侯臣譚師古曰

曰王
新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挑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

光子杜侯臣屠老旦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

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

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延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

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

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

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

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

曰宋景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

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

印師古曰趙上昧死言皇天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

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

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

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

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

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

王莽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

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

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就次

發璽不封

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大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

從

官更持節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

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

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

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

朝暮臨

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

令從官更持節從

師古曰更立執節從至哭臨之所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

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

會下還上前殿

如淳曰下謂柝之入冢葬還不

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

牟首

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地

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襄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而鼓吹歌舞也年首瓊詒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年首劉逵以為年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遽據此輦道年首便誤用之乎

鼓吹歌

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大牢具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北

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橋何淫祀

祀已與從官飲啗

師古曰啗食也

音徒

駕法駕皮軒轡鳥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

取反師古曰皮軒轡鳥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官北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

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使官奴騎乘遊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

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讀奏

為人臣子當悖亂

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

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

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師古曰以劉屈

蒼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

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

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洒於酒

師古曰湛

讀曰沉又讀曰沈沈兩荒迷也

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

未可御故食

師古曰釋謂解脫也

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師古

曰趣讀曰促關由也

大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

內以為常

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

獨夜設九賓温室

師古曰於温室中設

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

舉為壘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大牢祠昌邑哀王園

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自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

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持節詔諸官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

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

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

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

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字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

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

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

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

厲王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

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信二十四年經書天王

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

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

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

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光曰皇太后詔

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解脫其壘組奉

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

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

至昌邑邨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

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

不復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

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請徙王賀不豫政令

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

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

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

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

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

師古曰解並在宣紀幹音零

已而

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
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
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
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
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
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
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
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

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

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翊

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

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

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

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

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

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壁珠

璣玉衣

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襚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梓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

宮

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

便房黃腸題湊各一

具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

寸周二丈內梓宮大榿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榿木名非也

椁木外臧椁十五

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厨竈之屬也蘇林曰椁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椁木松葉柏身以棺木乃柏葉松身耳

蘇說非也椁音七庸反

東園温明

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

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

柩以輜輅車

文穎曰輜輅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備閉之則温開之則凉故名之輜輅車也臣瓚曰秦

始皇道崩秘其事載以輜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輜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輜車駕大廐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輜輅本安車也可以計息後因載喪飾以柳髮故遂為喪車目輜者密閉輅者旁開窓備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

去其一摠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

黃屋左縣

師古曰解在葛紀也

發材官輕

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

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家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

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

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

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

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

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世世

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師古曰與讀曰豫

明年夏封太子外

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

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

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大夫人

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

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臺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

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宜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葺閣通屬承

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屋屬至承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葺單閣之道及承

巷也非謂掖庭之承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

塗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茵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晉灼

曰御輦以韋綠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

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

事及顯宜分居與子都亂

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躬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

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

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

多從賓客張圍

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

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今奴上謁者也師

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

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

信宮殿中亡期度

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

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

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

將軍餘業

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

能復自救邪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

後兩家奴爭道

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

霍

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廼去

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

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

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

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

上令吏民得奏

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

於

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

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

許后

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

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

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

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顯恐事敗即具以

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

光薨後語稍泄於是

上始聞之而未察

師古曰未知其虛實

迺徙光女壻度遠將軍

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

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大守數月復出光姊

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大守羣孫壻中

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

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

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

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

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

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

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

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天子

今將軍

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跡斥之

反任許史奪我印綬

令人不省死

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

宣見禹恨望深

師古曰望怨也

廼謂

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

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

持國權柄殺

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

師古曰种音冲

左馮翊賈勝胡及

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

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

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

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

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

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

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

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

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

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

曰言嫉之
如仇讎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
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
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
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今出取之不關尚
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
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
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
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
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鵠曰如是何
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

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

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太

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音

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音曰今丞相粹忽遽之類也

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

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

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

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

父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

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

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

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

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愆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

顯夢第中井水溢涑庭下甃居樹上又夢大將軍

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不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

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

上師古曰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鴉音羽驕反第門自壞

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

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鼯

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并市師古曰羔菟鼯所以供祭也

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

為博平君置酒

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

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

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立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

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

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師古曰不許之

會事發覺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

皆并市唯獨霍后發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

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

使魏郡豪李音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

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翼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

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

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誅誤百姓賴宗

廟神靈先發得成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

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

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

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

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

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

師古曰言其
功相等類也

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

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

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

在人之右眾必害之

師古曰
右上也

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

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

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

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

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

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

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

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

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

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徒

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

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

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

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廼

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

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

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

師古曰肆故也展也近音鉅漸反及光身死而宗族音誅故俗傳之曰

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

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

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師古曰休音許也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

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

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

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

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

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

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闕諸馬後

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

日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

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

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

金出則駿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磻母教誨兩子

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

曰休屠王闕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磻母見畫常拜鄉之涕泣

然後廼去服古曰鄉讀曰嚮日磻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

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磻在前見而

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磻何怒

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磻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磻長子

也上聞之大怒日磻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

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曰碑初莽何羅與江充

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

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

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曰碑視其志意有非

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

亦覺曰碑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曰碑小疾卧廬師古曰殿中所

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

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曰

碑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碑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

羅裏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裏中也裏古袖字見日磔色變走

趨卧内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趨嚮也卧内天子卧處行觸寶瑟僵日磔得抱

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譙起左右拔

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磔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磔摔

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摔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摔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摔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曰繇

讀與由同日磔自在左右目不許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

宮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

欲光讓日磔日磔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

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曰礪嗣子賞初武帝遺詔

以討莽何羅功封曰礪為稅侯

師古曰稅音丁故反

曰礪以帝

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曰礪卧

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

至茂陵謚曰敬侯曰礪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

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

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

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

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

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

上書去妻

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

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

建孫當為稅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

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

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反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

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

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

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

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
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
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
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
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古師

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
天子一人亦難之

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

託上召岑拜為使主客

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

敞子涉本為

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

李奇

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困拜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當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
須臾卒敞三子涉

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

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宜曲之屬是也哀帝即位

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

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

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

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

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

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

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

帝即位徵為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

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

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

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自令公

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今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

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稭侯當俱封初

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

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

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為大夫人恃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

詔書陳曰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

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

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贊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

欽見當母南為大夫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復為後賞而今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也是也時甄邯在旁

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

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

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

孝哀不獲厥福廼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

反逆咸伏厥辜大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又創也逆

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

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殫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

師古曰即就也

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
 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
 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
 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

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

擁幼君摧燕王什上官師古曰什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

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

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

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陰妻邪謀

晉灼曰不揚其過也

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

顛覆之禍

師古曰湛讀曰沈

死財三年宗族誅夷

師古曰財與纒同

哀

哉昔霍叔封於晉

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

晉即河東光豈其

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

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

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

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趙充國平慶忌傳第三十九 班固 漢書六十九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後徙金城令

居師古曰今音零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

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

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

也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

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武帝時以假

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

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

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

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

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師古

曰氏音丁奚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

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為水衡都尉擊

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

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

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

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付奚盧山師古曰山旁依也

音步浪反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

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

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度湟

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

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

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

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

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

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

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

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與

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真家封煎等

通使匈奴

師古曰煎讀曰翦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

師古曰氏音支

傳告諸

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

事苦

師古曰事使役

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

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

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

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

師古曰設謂開許之

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

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

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

與先零相直

師古曰直當也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

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

後月餘羌侯狼何

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

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

道

師古曰鄯音善

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

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

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離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

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

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

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

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

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

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

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遂劫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

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詒亶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

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

以間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

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

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

度鄭氏曰喻過也三輔言也師古曰喻讀作過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師古曰圖其地

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

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欲度河也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度輒營陳

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

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

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

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西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陜四

望者陜名也陜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

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

陘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

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食軍士師古曰饗飲之

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

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

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

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

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師古曰並猶且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

步郎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

反

守合跡捕山間虜

蘇林曰跡搜索師古曰跡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

通轉道

津度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

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

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

天子

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

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

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

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

謀徵極迺擊之

師古曰徵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徵音工堯反

時上已發三輔大

常徒弛刑

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鈇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

三河潁川沛郡淮

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

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

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

外之冊

師古曰竟讀曰境

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

能冬

師古曰能讀曰耐

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

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

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

為命令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師古曰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

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今與校尉以下吏

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

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

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

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

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中入山林師古曰中古草字隨而深入

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

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

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始僅也又武威縣張掖

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

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

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

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

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

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

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

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

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賜璽書嘉納其

冊以書敕讓充國曰

師古曰讓責也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

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

其妻子

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

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

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

餘芻藁束數十

師古曰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

轉輸並起百姓煩擾

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

食

師古曰此玄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玄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

欲至冬虜皆當

畜食

師古曰此玄謂讀曰蓄蓄聚積也

多臧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足皸痂

文穎曰皸坼裂也痂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痂音竹足反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

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

將

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

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

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婁音見羌名

也蘇林曰婁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齋三十

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般等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

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二四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

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蔣胡越依飛射士步

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

夷大敗

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

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

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

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

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

也安利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

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單諭告以大軍當至

漢不誅單以解其謀恩澤其厚非臣下所能及臣

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將

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師古曰謂依阻

山之木石 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

以自保固 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 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

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為燉煌酒

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 坐

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

所致之道師古曰釋發棄 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

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

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

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

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

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誅之用

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

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

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

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

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龜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

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

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

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此窮寇不

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

戰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

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罕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轍于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

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

歸充國賜飲食遣還羌帥名也誦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

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為

曰苟取文墨之便而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語未卒

爾書報令靡非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

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師古曰

曰脛膝以下骨也寒胼下利也言其患足將軍年老加疾一

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

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

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
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鹽書中郎將
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
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
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

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

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

羌者吾舉平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

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故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耿中丞

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

糴

三百萬斛穀羌人不

敢動矣

師古曰言豫諸糧食可以制敵

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

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賈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

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使

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師古曰卒讀曰粹

雖有知者不能

善其後羌獨足憂邪

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

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

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

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

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豪二十五萬二百

八十六石

師古曰芟乾芻也稟禾稗也石百二十斤稗音工旱反

難久不解繇役不

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

師古曰卒讀曰猝

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且羌虜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

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

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

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

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

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

高浚溝渠

師古曰溝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出浚深治也

治湟陘以西道橋七

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

晦師古曰田事出

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賦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

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

娘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

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上報曰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縶夷

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愁於寄

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鄭

曰般音班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

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

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

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

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

校師古曰一部
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

墜師古曰墜
古地字也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

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
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

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
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

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

羌虜師古曰眎
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

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間
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

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
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

地離霜露疾疫疥癩之患師古曰離
遭也癩謂
因寒疥而癩指者也坐得必

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

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

變之憂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

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

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

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

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

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

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

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

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

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

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

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

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翼遠在來春故

日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

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誰同謂

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

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便兵弩飭關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逢火幸通執及并力

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

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

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

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

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

師古曰卒讀曰粹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

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師古曰能令虜絕不為

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直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

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渙中亦未可空如是豨

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

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贈字贈給也

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

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

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

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

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

苟且也嫌亦嫌字而亡後各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

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

曰言不早
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之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

曰數音所角
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

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

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

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

也師古曰
任係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

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

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

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
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
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
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
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
脫與煎鞬葷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
詭必得師古曰詭言也自以爲寡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
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節是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
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權降虜以破壞然有識

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
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
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
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師古曰卒
讀曰粹卒以其意對師古曰
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
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
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
音子間反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
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
人也宜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及諸豪
弟澤陽離良見靡忘皆帥煎鞬黃羝屬四千餘人

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

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

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

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平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

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不如湯兄

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羌

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

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開宴印道車騎將軍張

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上欲誅之印家將軍

行不可上意

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

張晏曰橐籥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

橐籥所以盛書也有底曰橐無底曰籥簪筆者插筆於首馬彛音訂各反又音託

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

忠謹宜全度之

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

安世用是得免及充

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

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

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

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弟朝庭每有四夷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年八十六甘

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鬱武公主

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

岑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

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

曾孫伋為營平侯師古曰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

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

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

之師古曰即就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

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師古曰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

辛武貳員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宜帝使營平守節婁奏封

充國共武賢討罕开於鮮水之陽也

章

師古曰婁古鑿字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

遂克

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

也一說庭直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

張晏曰方叔邵虎也

詩人歌功迺列

于雅

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

厥後

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邵也

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

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

至燉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已心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

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

師古曰歙即翁字也歙侯烏孫官名

陷陳

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

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庭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平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庭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石任堪也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上也廼復徵爲光祿大夫

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大守復徵為光祿

勳時數有灾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官

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淮南

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

豫勝之也厭音一某反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

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

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

茲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

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各歸墓官曰

擾而殺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李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

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

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

師古曰莊十六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

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

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古師

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

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

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

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

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

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

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

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

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

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訕事兩甄

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

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

讀曰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

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

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

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

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

繇是廢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慶忌太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

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

起郿人

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

王翦頻陽人漢興郿王圍甘

延壽

師古曰圖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郿音質

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

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

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

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

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

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

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班固 漢書七十

國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替云義渠公孫賀 以從

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語音丘慈反

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

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

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

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

之欲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

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

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又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

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

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

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

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師古曰編住賜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

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負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

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

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

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

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為匈

奴聞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閒而候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

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

使者所賈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

其逆天理平樂監傅介

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以直報

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怨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

不煩師眾其

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

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

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

武使匈奴

師古曰移中殿名也音移解在昭紀

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

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

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

車師與匈奴

為一其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

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

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

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

曰脅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

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

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

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即翕

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麋羆音黎獲單于

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

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

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

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

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

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

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

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

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

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
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
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
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詎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
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
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
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
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
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

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

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

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

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揮音纒使人與吉相聞吉

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

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

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

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

效廼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

明威信

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我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

迎匈奴單于

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

師古曰訾言子移反

功效茂

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

立莫府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仲反

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

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師古曰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

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

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

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

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

序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
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
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
超踰亭樓又言其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之

遺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

門孟康曰弁手搏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

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

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

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

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家貧自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

師古曰自乞也資音吐得反

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

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

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

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

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

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

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

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

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

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

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起厲反今與零令同兼三國

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

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

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

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

皆稱其所求也今郵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壹也厚也所在絕

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

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

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弃前恩立後怨不便

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

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邦文具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

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

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

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

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

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

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

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

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緇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

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

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

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

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

戡其四支也都賴邦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

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

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

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

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

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師古曰喜奇更

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

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

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

國中云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妙

反又匹妙反悍胡幹反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

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

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

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

直指其城下彼亡

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

師古曰之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

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

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

也延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

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

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

子欲沮衆邪

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才汝反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

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

跡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

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

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文穎曰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

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

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

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師古曰間呼其貴人屠

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

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

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

舅也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

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

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

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

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讀曰疲度大各反

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

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

營傳陳

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

師古

日織讀曰幟音式志反

數百人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

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

師古曰言其相接六形若魚鱗

講習

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百餘騎

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

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

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

師古曰印讀曰仰

樓上

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
 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
 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郅支已出
 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
 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
 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
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
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時康居兵萬餘騎
 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夜

音患和胡卧反

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

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

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

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

勳斬單于首得漢節使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

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寐反凡斬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

國之兵共圍郵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

當限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

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

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

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

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灼

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

京無也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以為郅支及

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月令春

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此肉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

是也豁工客反齒才賜反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

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

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煩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

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

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

師古曰湯與猶許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

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

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

師古曰勞內到反

今司隸

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使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

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如若也為國招難

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師古曰重難也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

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

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

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搃城郭之兵師古曰搃總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五重城塞歟侯之旗師古曰塞斬郅支之首懸旌

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

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呼韓邪單于見郅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

鄉讀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

安君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

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今荆土易曰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師古曰醜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言美誅首

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

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
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
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

自鎬我行永久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

千里之鎬猶以爲遠

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

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

師古曰捐弃其軀命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

刀筆謂吏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

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山

後有滅項之罪

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

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指五萬之

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師古曰靡散也音縻

而塵獲駿

馬三十匹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

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毋

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孟我秋之言不其諱也

猶不足以復費

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

其私

罪惡其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

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

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師古曰百倍勝

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

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

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

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

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

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

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關氏貴人名王

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

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

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

得以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

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

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

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為義

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

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

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

命蠻夷中師古曰顯與專同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

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

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

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

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

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賤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

敢窺兵井陘

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

近漢有郅

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師古曰鄉讀曰嚮

由是言之戰

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

聲則思將率之臣

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

無道閔王誅之不加

師古曰閔憂也

策慮怙億義勇奮發師古

曰怙億憤怒之兒也怙皮逼反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厚曰踰遠也

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

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

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

師古曰逋亡也

威震百蠻武暢西海

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

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穢介之過

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 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

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 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

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

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

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周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

惟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為糞馬也 敝蓋弗弃為糞狗也況國之功臣者

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

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 卒終也使

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

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燉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

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

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解不訕

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

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

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

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

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

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

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燬煌歷

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

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

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

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

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使於湯湯明法令善因

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
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涇陵不
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
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揚光以所作
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人以
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
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
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
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

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

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可徙初

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

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

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

可成師古曰謏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羣臣多言其

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

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

之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

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日價作治數

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臧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

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眾愁聲故陵因天性據巨土處

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

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

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以

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縣

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在侯商

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

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

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毋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

苦師古曰莽傳言莽并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

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

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

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

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

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

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

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

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

議以為不道無正法

師古曰增
畫可姓趙也

以所犯劇易為罪

師古

曰易弋
政反

臣下承用失其中

故移獄廷尉

如淳曰如今
讞罪輕重

無

比者先以聞

師古曰此謂
相比附也

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

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

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

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

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

師古曰當謂
處正其罪也

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

繇役興卒暴之作

師古曰卒
讀曰粹

卒徒蒙辜死者連屬

師古

曰恭承被也
屬之欲反

毒涿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

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焯煌久之焯煌太守奏湯

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

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為

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

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

仍下明詔宣著其功

師古曰仍頻也

改年垂歷傳之無窮

師古

曰謂改年為竟忘乎也不以此
事蓋當其上書者附著耳

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

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

相趣立其功

師古曰趣讀曰促

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

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
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
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

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

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

也音口內反

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煇煌正

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

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

棄人之身以使讒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

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 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群臣薦士而延納之梟後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郵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

曰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

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

離也虞書舜典日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大各反以為湯功

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詭

異深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

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

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譴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

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

拜爲

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

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

老復遠出子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

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

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

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

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

相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伏傳鄭甘陳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

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躋應劭曰躋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鴈

門又坐法免爲躋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居力反躋居宜反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

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

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

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

欲往謁諸胡侯

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

師古曰謂城郭諸國

康居太

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

馬逢迎

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

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

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

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

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

彌為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

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立小昆彌兄末

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未振

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

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未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

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阨之墊鄭比曰墊音贏師古曰墊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

十弩李奇曰三十人將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

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

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

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

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

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豪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

下服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

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飲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

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

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

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

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

小昆彌季父卑爰寔師古曰寔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

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
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
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
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莫不自收
斂師古曰儻莫無
行檢也篤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